

日本的中期戰時 高橋 逸

著 堅 子



戰時日本問題研究會出版

古 子 堅 著

解體期中的日本



戰時日本問題研究會出版

一九三八年印行

解體期中的日本

自序

一九二七年的日本政治經濟鳥瞰

一・一九二七年的日本輪廓畫

二・在軍部和政黨兩面夾攻中廣田內閣崩潰了

三・宇垣一成揮淚辭別組閣本部

四・越境將軍林銑十郎內閣的出現

五・軍部・財閥・政黨的「抱合內閣」——近衛內閣

六・宣佈日本黷武主義死刑的經濟危機

七・勞動爭議激增，反戰反法西斯運動抬頭，軍閥和

財閥瘋狂了

八・「火事船」中的日本到那裡去呢？

末次就任內相後的日本政治動向

自序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的、獸性的侵畧行爲，使中華民族陷於空前未有的嚴重危機，每一個中國人，必須清楚地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要侵畧中國，方能把握得到抗戰的意義；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九三七年度的日本政治、經濟上的危機，造成了日本軍事法西斯不得不作大規模地侵畧中國的必然性。同時，我們必須認清楚：這一次的抗戰，是中華民族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鉄蹄下擺脫一切的枷鎖的抗戰，是中華民族求獨立與自由的解放戰爭。因此，我們必須加緊去研究敵國的實情，暴露出日本帝國主義的深刻的內在矛盾，使每一個中國人能够明瞭日本確實是一隻「紙老虎」，才能够增強我國澈底抗戰必勝的自信心，才能够從根本上去打擊日本帝國主義所唆使的民族失敗主義及其他一切的漢奸理論！

然而，所可惜的，目前一般人對於日本問題的研究，似乎並不感到興趣，因此關於這問題的出版刊物便寥寥無幾。或者，也許因爲客觀上關於這問題的出版刊物太少，和

材料太不易於找尋的原故，致影响到主觀的要求方面吧。但隨着戰爭情勢的發展，應加緊研究日本問題，才能配合抗戰理論和行動策畧，是無疑的。

★ ★ ★ ★ ★

關於本書的出版，這裡簡單地再說幾句話吧。作者起初打算從一九三七年度內所寫的東京通訊稿中，找出關於日本政治演變的每一個階段底分析文章，特別是找出解剖每一個內閣崩潰的本質，和指出新內閣與舊內閣的同一性和差別性的一部份稿件，把它們依次編排在一起，並重新寫了一篇簡明地敘述這一年度的整個日本政治、經濟概況，和另外寫了一篇關於最近的日本政治動向的短文，來補充上述的因係不同時間所寫和各自獨立的短文所稍欠系統性之不足。但後來覺得，與前一部份有關的材料，已散見於各雜誌報章上，如果不是作近代日本政治演變史的研究，似乎沒有一種現實性的需要，並且主要的原因是不容易籌措龐大的出版費，結果便把全部東京通訊稿抽出，剩下來的便是這裡所收集的兩篇新寫的短文了。

正因爲這兩篇短文是爲了補充其他的不足而寫的原故，所以單獨看來，似不免過於

簡畧吧。然而，在關於日本問題的出版物極端貧乏的今日，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如果能夠因此引起大家對於日本問題的注意和些少的幫助，那便算是作者的意外收獲了。

最後，蒙郭沫若先生爲本書題字，鄧明達，羊城彥，黃以民，李仲才，羅時中諸兄，對於本書的出版盡了不少的幫忙，謹在這裡表示作者的熱切的謝意！

一九三八，元旦，於廣州。

一九三七年的日本政治經濟鳥瞰

一·一九三七年的日本輪廓畫

如果說，一九三六年誠如一般帝國主義爲了增加軍備而宣傳的一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之年，那麼，一九三七年的危機的「火箭」，已經不是在「弦上」，而是「說時遲那時快」地射出去了。並且，放火箭的正是素來以「東亞安定勢力」，「遠東和平的維護者」自居的日本。它的火箭朝着了中國射出後，一方面是在中國的大地上燒掉了無數毫無防禦的民房和老百姓，盡量發揮其奸淫擄掠的獸性；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在那沉寂已久的「大地」上，燃燒起全國性的，全民族一致的抗戰的烽火。

如果說，由列強所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在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時爲第一階段，德、意直接干涉西班牙內戰爲第二階段的話，那麼，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由「遠東和平的維護者」的日本大舉作全面進攻中國的事實，不特已經結束了序幕的第三個階段，而且是準備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從可能性轉變爲現實性了。這是從日本國內的政治

動向，和日本與各列強間的交互關係上（主要是德、意、日防共協定的締結）可以一目了然的。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的日本國內矛盾，已經達到了空前未有的尖銳化：軍閥和財閥之間，軍閥和軍閥之間，財閥和財閥之間的統治陣營內部之互相摩擦，以及統治集團和工農集團之互相對立，使這一年來的日本政治、經濟呈現了有史以來最精采的「萬花筒」的奇觀。然而在這「萬花筒」裏面，却隱藏着軍事法西斯的跳梁，和操縱這些「奇觀」的金融獨占資本主義的幕後活動。

法西斯主義和侵略戰爭，是互相不可分離的。因此，一九三七年，是日本大規模地企圖使世界地圖變色的年頭。這一年頭，總括一句來說，正是日本軍閥企圖用鎗桿和刺刀徹底粉碎了國內的民主政治，同時進而驅使正在從事民主政治建設的「友邦」中國，與軍事法西斯獨裁政治的「新日本」相「親善」，把中國從屬於「東亞安定勢力」的日本「指導」之下。

將來歷史上也許會這樣的寫着：一九三七年的日本，是為了解決極端尖銳化的日本

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大踏步地走上軍事法西斯的道路，同時澈底執行大陸政策進攻中國。企圖用德、意、日侵略集團去反攻蘇、法、英、美等和平集團。

這便是一九三七年的日本的輪廓畫。

一、在軍部和政黨兩面夾攻中廣田內閣崩了

在變幻無常的日本社會的「萬花筒」中，最令人覺得特別「奇觀」的，是日本的內政。因此，我們還是從內政上說起吧。

正當日本國內的民衆迎接一九三七年的來臨，日本當局從上高呼，於是在下的不得不響應，而一致恭祝這一年日本的「國運」的呼聲，尙餘音嘹唳地在人們耳中殘留着的時候，還不到一年壽命的廣田內閣，突於一月廿一日晚上，以「運行施政至感困難」的理由而宣告辭職了。當這消息由各報常用號外星夜傳遍到全國各地，和經過了電訊網傳達於全世界的時候，這一年中日本國內的一切矛盾和危機，便以廣田內閣的崩潰爲契機，開始作總爆發；同時，在這裡也就包含着不得不於七月七晚大規模地進攻中國的必然性。廣田內閣的成立，是在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之後，即在急進的軍事法西斯主

義者（主要的是少壯派軍人）企圖用暴動的方式取得政權的策畧失敗之後。當時廣田內閣是答應了軍部的增加軍事預算和實行軍部的「庶政一新」方案的要求，才作為緩和當時的社會情勢的「過渡內閣」而成立的。因此，從廣田內閣成立的那一天起，便隱藏着日後不得不崩潰的危機。

自「二、二六事變」失敗後，一部份過於急進的中層和下層軍事法西斯主義者，便在廣田內閣時代的寺內陸相的「肅軍」口號之下，逐漸被排除於軍部之外，以緩和和轉變社會人士（特別是一部份隱健的財閥和元老重臣）對於軍部的暴力政策之不滿情緒。但從「二、二六事變」後日本整個政治動向來說，無疑地是逐漸走向合法的法西斯支配政治的道路上去了。內閣更顯明地受軍部的統制，執行軍部的「革新政策」——法西斯獨裁政治的政策。因此，從廣田內閣起，是日本的內閣「如假包換」地做着（而且必須做着）軍部過渡到法西斯獨裁政治的橋樑。

可是，日本政治上這種趨勢，並不是說它的內部的種種矛盾從此便可以緩和，相反的，這些矛盾却日漸增加了。因此，從廣田內閣剛成立的一天起，以政黨、議會及其他

代表民主主義的勢力（雖然這種勢力還是很薄弱的），便企圖反攻日本政治上這種趨勢。

當一九三七年元旦，日本國民大衆起來恭祝「國運」的時候，政黨方面便真的準備來一翻「更新」，企圖在一月廿一日重開的第七十屆議會中，一舉而恢復「憲政常道」。因此在衆議院開會的第一天，以政友會的濱田國雄的攻擊軍人干政的弊害爲契機，引起了政黨和軍部的正面衝突。當時會場空氣的緊張，和全場一致的對於濱田演說之長時間的鼓掌，實在是近年來日本議會中的稀有現象。處在政黨和軍部兩面夾攻中的廣田內閣，從它的本質上既不能幫助政黨恢復議會政治的常態，又不敢忽視有財閥在背後支持而使的政黨勢力，贊同當時寺內陸相所提出的解散議會的恫嚇的硬論，所以廣田內閣在滿城風雨的情勢下，唯有出總辭職之一途了。

廣田就任的十個月餘中，已經替軍部實現和擬就了不少驚人的計劃。如日德防共協定和日意協定的簽訂，對華三原則之繼續發展、充實，昭和十二年度卅餘億圓的馬場預算，公佈了軍部所草擬的內政革新方案，準備根據這方案，積極設立所謂計劃和執行國策的統一機關，刷新議會（即改革現存的議會制度，使其更法西斯蒂化）等等。可是，軍

部仍嫌廣田內閣執行之「不力和」與「龜步」狀態；但在財閥方面卻又認為廣田的措施太「過火」：因為上述的種種政策，確實是威脅到他們本身的利益了，因此，一般隱健的財閥，突然在政黨方面注射了強心針，使政黨一時呈現了「非常時」以來所未有的活躍狀態。而政黨本身也正以為有機可乘，拿着了全國朝野和各黨各派所共同非難的口、國防共協定和卅餘億圓龐大豫算作為攻擊政府的目標。結果，以廣田內閣本身的脆弱性，又怎能經得起軍部和財閥的雙管齊下的夾攻以及社會輿論之抨擊呢？

三・宇垣一成揮淚辭別組閣本部

廣田內閣崩潰後，數年來想嘗一次「首相癡」的「政界惑星」宇垣一成，終於得到一部份財閥、軍閥、政黨和社會人士的熱烈擁戴，在一月廿四日晚上受命組閣了。可是，因為宇垣是軍部中的「統制派」，過去曾因裁軍而招致了軍部中急進份子之不滿，直至現在，他們仍舊認為宇垣與「軍部意識」不一致，雖然宇垣着手組閣時曾一再親自拜訪陸軍三長官（參謀總長，陸軍大臣，教育總監）和當時的海軍大臣永野修身，細述自己的「心境」，謂與「軍部意識」並無出入，並以答應軍部的龐大軍事預算要求和實施軍部的「革新方

案」，爲宇垣任首相組閣的交換條件。然而，擲着老命，宣稱以「一死報國」的決心，奔走呼號，「苦鬥」了五天的宇垣，終於因軍部拒絕推薦陸相，不得不老淚橫流地退出組閣本部了。當他臨走之前，却留下了幾句頗博得日本國民一灑同情之淚的明言：「我拜辭了之後，軍的動向和君國的前途，實有不勝痛心者在。我相信，現在正是站在法西斯呢還是日本固有憲政呢的歧途。」

宇垣這一篇「訴苦」的「炸彈聲明」，其實軍部老早已豫備好了答案。宇垣組閣的流產，其本身的意義，不是說明了軍部已經堅定地踏上了走向法西斯獨裁政治的途徑嗎？在軍部看來，此外並沒有什麼別的「歧途」。

四・「越境將軍」林銑十郎內閣的出現

軍部既堅定地踏着自己的政治路線，於是便選定了素負「戰功」，曾「越境」侵入滿洲，造成功了九、一八事變，至今猶爲少壯軍人所稱頌的林銑十郎爲首相。林在陸軍部內的地位，是介於急進派（荒本派）和「現狀維持派」（守垣派）之間，並且從他所定的閣員名單中，一方面是拒絕政黨人入閣，另方面却以財界的「革新勢力」，執財界之牛耳的結

城豐太郎任財相。因此，一般人都認為林內閣是調和軍部與財閥之間的矛盾之「緩衝內閣」。但從林內閣的本質上來說，已經是較廣田內閣進一步為「軍部化」的內閣了。

林內閣的出現，固然使反映日本社會內部的深刻矛盾之政黨與軍部的正面衝突，暫時和緩下去，然而，當日本的政潮告平靜，政局漸趨穩定之際，潛藏於日本資本主義內部的深刻矛盾，因林內閣成立，無疑的把這些矛盾推進於一新的發展階段去。因此，林內閣的對華政策，不得不更趨積極，為解決日本國內經濟危機的對華走私問題，更日趨嚴重。並且，因為走私問題更引起中日間的對立之尖銳化，和日本與其他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林銑十郎在任的期間，雖然已經拿出了當時「越境」的精神去施行對內對外政策，通過了在本質上與前任馬場的「偏軍預算」沒有什麼不同的結城預算。預備設立綜合計劃和執行國策的統一機關所謂「企劃廳」。但到頭因解散了議會的問題，引起政黨和各方面的襲擊，雖然軍部曾一度表示支持，採取反攻政策，可是因林內閣本身依然保持着跟以前任何內閣相同的脆弱性，並且主要的還是因為軍部後來放棄支持到底的決心，於是林內

閣的壽命只活到一百一十七天，造成日本短命內閣的第二位紀錄。

政黨在干垣組閣流產之後，一直便噤若寒蟬，因此衆料在林內閣下所重開的第七十屆議會，一定可風平波靜地過去了，而政黨本身也是這樣的希望着，寧可百般遷就軍部，不願與軍部再起什麼正面的糾紛。因此，當林內閣提出「修正馬場預算」的結城預算時，政黨以最快的速率毫無異議地通進了，議會也準備在第二天結束閉幕。殊不知在議會的最後一天，內閣突然以「政黨故意阻礙政府施政，把政府提出於議會的施政方案，遲遲不作審議」的「莫須有」的罪名，宣佈解散議會。這便是日本的軍事法西斯企圖向薄弱得可憐的民主勢力作最後一次致命的打擊！

日本議會政治發展到現階段，它的意義和作用，沒有比這一次林內閣之解散議會爲更明顯了。議會不特只是爲着在形式上通過軍部法西斯的施政政綱，和通過準備實行大規模的對外侵略戰爭的龐大軍事預算而存在，而且這種存在在軍部看來甚至是一種「絆腳石」了。

議會解散後，照例須舉行全國的普選，由人民的公意決定仍擁護現存的內閣或另組

新聞。在選舉中的種種收買政策的黑幕，姑且不說了。但在當時的情勢看來，一般人都預料政府的與黨一定失敗。全國總選舉的結果，政府的與黨果然慘敗了，而以民政黨、政友會和社會大衆黨的票數爲最多。若照「憲政常道」的話，則林內閣應立刻辭職，由票數最多的民政黨出任組閣，或聯合票數次多的政友會組織聯合內閣。然而現在是「非常時」，不特政黨已經失掉了應該擔任組閣的權利，而且林內閣因爲一時得到軍部的支持，居然還想戀戀若干時候，一點沒有表示要辭職的意思，還發表了一篇對時局的宣言，這真是日本自有所謂「憲政」以來的破天荒！

然而，以總選舉的結果爲契機，日本社會內部的反戰反法西斯的傾向和勢力，日漸抬頭（最明顯的事例，是這次總選舉的結果社會大衆黨的總票數和議席突然增加），使政民兩黨所舉行的以打倒林內閣爲目標的「懇談會」有轉變爲各黨各派結成強固的統一的聯合戰線，以反攻法西斯勢力的趨勢。另一方面，林內閣醞釀、策劃多時的，企圖作一種強力的政治背景以支持內閣的所謂新黨組織運動，因種種具體的政治條件還未成熟（亦即組織德、意型的統一的法西斯政黨的政治條件還未成熟），使林內閣完全失掉了下層基

礎的支持。因此，軍部寧可犧牲「越境將軍」，而緩和尖銳化了的國內矛盾，轉移國民大眾的視線，保持軍事法西斯的進展勢力之實質。其實在軍部看來，只要龐大的軍事預算和許多革新政策方案能够通過，則林內閣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在當時的情勢下，沒有再支持林內閣下去的必要。

五·軍部，財閥和政黨的「抱合內閣」——近衛內閣

近衛文磨是近代日本政治舞台的寵兒。他不特出身名門，富於學識，而又是一個青年，在日本國內確實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因此每一次內閣更動時，總以近衛的呼聲爲最高，但以近衛的「名望」和「才能」，總不輕易出馬。直至林內閣崩潰後，國內的情勢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時期，於是不特元老方面就是軍部方面也認爲非近衛出來收拾時局不可了。因此，當近衛担任組閣的消息傳出後，日本舉國上下歡欣若狂，對這位及時而出的「青年宰相」表示好意，以爲日本的政治從此可以「明朗化」起來了，然而，到閣員的名單公佈出來以後，國民又漸漸相顧失色，覺得理想的清新內閣不特未能如期實現，反而比較過去的任一個內閣更爲軍部化了。他們歡欣的是以爲新內閣可沿着元老重臣的